



孟淑卿十岁前曾在原始森林里生活，居住在斜仁柱里。香港文汇报记者于海江 摄

十几根白桦树杆搭成圆锥形，六七十张兽皮围成的斜仁柱矗立在鄂伦春老人孟淑卿家的客厅中。她曾在这样的“房子”里住了十年。如今这已成为游客到白银纳鄂伦春族乡打卡的景点，更是这位老人对祖先怀念的一种寄托，用一生传承民族文化的见证。

■香港文汇报记者 于海江 大兴安岭报道



鄂伦春族人现已搬进楼房。香港文汇报记者于海江 摄

深秋的早晨，位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深处的白银纳乡已开始飘起白雪，雪花渐渐覆盖在红色的屋顶上，白银纳乡的鄂伦春人开始了一天的劳作。这里的温度要比省城哈尔滨低很多，冬天最冷时达到零下五十摄氏度，六十多年前鄂伦春人就是在这种气候下繁衍生息。

全家人住两个斜仁柱

伊哈倩是孟淑卿的鄂伦春名字，意思是太阳照在脸上脸蛋红彤彤的。1943年她出生在一个猎民家中，父亲在她出生前去世了，母亲和她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孟淑卿说：“我出生在倭勒河部落，大约有六七十人口，当时大兴安岭地区的森林中有五六个这样的部落。鄂伦春人的部落都是按江河流域来划分，生活起居的地方要选在依山傍水的地方，住在斜仁柱中，又叫它‘撮罗子’（圆锥形房子）。”

孟淑卿小时候全家人住在两个斜仁柱中，爷爷奶奶带着大姐住一块，妈妈带着其他孩子住，当时整个部落生活在封闭的森林里，以打猎为生，缺衣少药，甚至不知道有大夫，定期会下山到汉族村用猎物换取些生活用品。孟淑卿说，“这里的冬天特别冷，温度达到零下五十度以上，晚上睡觉盖着皮被，早上起来被子上都已结冰。”

安居后成非遗传承人

1953年，被称为“兴安猎神”的鄂伦春人放下猎枪从森林里走了出来，告别了他们风雨飘摇的日子。她在白银纳鄂伦春族乡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后来又回到乡政府工作。六十多年来，斜仁柱、木刻楞（俄罗斯族民居，墙身用原木垒叠卯榫连接）、砖瓦房居所的变化印刻着鄂伦春人生产生活的巨大改变。

一排排红顶楼房前有一排更高级的独栋平房，每家门前都有他们主人的名字和介绍，白色木栅栏围成的小花园中，有一栋平房门前搭建了一座原汁原味的斜仁柱，这里便是孟淑卿的家。

孟淑卿把斜仁柱手艺传给了女儿关爱民，他们现在都是鄂伦春族斜仁柱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母女两人盘膝坐在床上绣着鄂伦春族的刺绣。关爱民说，“近年来政府对鄂伦春文化传承非常重视，2013年让我们搬进了新家，给我们提供了工作室，在熟皮子时，再也不用当一个‘臭皮匠’了。”

关爱民说的熟皮子，是制作斜仁柱的重要工序，将兽皮经过特殊处理后弄湿，然后就要不停的用手揉兽皮的每一个部位，用脚夹住皮子的一头，一手抓住另一头，一手用专用工具在兽皮上刮，然后再用双手用尽全力去揉，直到把湿皮子揉干为止，在这个过程中兽皮会产生刺鼻的味道。关爱民说，“这就是所说的‘臭皮匠’”。

制作斜仁柱博物馆收藏

母女俩制作的斜仁柱慢慢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一位省级博物馆的负责人用一年时间考察了鄂伦春人制作的斜仁柱。一年后专程登门拜访却扑了个空，联系上孟淑卿母女后，得知她们正在省城哈尔滨参加展会，他说，“你们千万别走，我要去订你们做的手工斜仁柱，你们做得最原始。”

关爱民说，“母亲对制作的民族手工艺品的质量要求非常高，经常会出现自己缝了好长时间的东西，母亲看不行，就让我重做。”用心制作，还原民族本色是孟淑卿对自己和女儿的要求。目前，母女二人制作的斜仁柱的手工皮围子被国家民族博物馆、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内蒙古鄂伦春旗博物馆、加格达奇地区博物馆收藏，她们共同制作的斜仁柱在国际人类学大会中获得了金奖。

游猎人安居怀祖 斜仁柱承续文化

鄂伦春族母女手工制作原始民居 获国际人类学大会金奖



用兽皮制作的服装抵御严寒。香港文汇报记者于海江 摄



用桦树皮制作的生活用品。香港文汇报记者于海江 摄

斜仁柱

斜仁柱又称“撮罗子”或“撮罗昂库”，是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东北狩猎和游牧民族的一种圆锥形“房子”。“撮罗”是“尖”、“昂库”是“窝棚”，这是赫哲人的叫法；“斜仁”是“木杆”，“柱”是“屋子”，这是鄂伦春、鄂温克人的叫法。把两种名称的意思合起来，就是“用木杆搭起的尖顶屋”，是斜仁柱主要的特征。

小资料



鄂伦春族传统手工艺品。香港文汇报记者于海江 摄



民族文化亟待抢救 鄂伦春语后继无人

“这个活太累还脏，年轻人都不愿意干，就女儿任劳任怨地和我干了二十年，她再往下传很难找到合适的人。”孟淑卿很无奈地对香港文汇报记者说。

关爱民说，“做斜仁柱最累人的就是熟皮子，需要使劲地不停地揉兽皮，前几天肩周炎刚好。”说着，她把手伸出来让香港文汇报记者看，常带顶针的手指已经弯曲。但每天看着母亲不停地在弄这些东西，关爱民就跟着一起做了下去。

孟淑卿的同学经常打电话说，“退休了还干这活，缺钱我们给你。”孟淑卿回覆，“这不是钱的事，是民族文化需要有人来传承。自己所剩时间越来越短了，现在要用小时来计算，不能再让自己的民族文化消减下去。”

目前全国鄂伦春族人口约八千

多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他们的文化都靠语言代代相传。白银纳乡里的鄂伦春人也越来越少，现在有两百多人，会说鄂伦春语的人也越来越少，四十岁以上的可以说，但能说好的都要七十岁以上了，所剩寥寥无几。现在虽说学校开了鄂伦春语课，但是在当地上学的孩子却越来越少。

令孟淑卿母女两人高兴的是，关爱民的儿子考研究生的专业选择了民族学，他说：“看着姥姥和妈妈为传承民族文化付出如此艰辛，自己也要为鄂伦春族作点贡献。”姥姥听说这个消息后，比任何人都高兴，每天更是不停歇地做民族手工艺品。她说，“要把自己会的东西都留给外孙，让他研究继承鄂伦春民族文化，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材料。”



孟淑卿与关爱民母女二人现是鄂伦春族斜仁柱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香港文汇报记者于海江 摄

保护生态 寻找新材料替代皮制品

鄂伦春人曾在古老的兴安岭中居住，过着以狩猎为主的生活，这个被称为“北方狩猎文化化石”的民族对自己的家园更是爱惜有加。

孟淑卿说，“鄂伦春人爱护森林要胜过自己的生命。夏天采桦树皮做围子时，鄂伦春人也有自己的技法，要等到桦树中的水分最多时采摘，只用表皮，这样桦树还能重新长出树皮。桦树皮在围斜仁柱前，要经过皮层的筛选，再放到水里煮才能用。”

冬天斜仁柱的围子所用兽皮，都是吃过肉后，省下来的皮子加工后除了做围子还做衣服、被子和鞋等生活用品。孟淑卿回忆：“小时候，森林里有许多的野草药材，灵芝和人参也

很多，但鄂伦春人很少去采摘，只有到了救命时才取一点来用。”

用来做围子的兽皮，关爱民一直在寻找新的替代品。她说：“现在用来做围子的兽皮，都是之前积攒下来的，手里也没有存货了，很可能以后就再也没有可以熟的皮子了，保护生态环境是我们鄂伦春族人应尽的义务。”狩猎是鄂伦春族人生存的需要，一年四季他们都游猎在茫茫的林海中。猎马和猎狗是鄂伦春族猎民不可缺少的帮手，被称为“猎人的伙伴”。鄂伦春人的猎马和猎狗都很通人性，出于这个特殊的原因，鄂伦春人一般不杀马和狗，也不吃肉和狗肉。

放下猎枪 发展旅游业

走出森林的鄂伦春人，从狩猎到耕地，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上了安稳的幸福生活。随着鄂伦春族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现在每年到白银纳乡旅游的人络绎不绝。

孟淑卿的家已成为一座鄂伦春民族博物馆，进门客厅中搭建的斜仁柱最为显眼，高大约两米被三层兽皮所包围，一根桦树杆上吊着一口锅和一个婴儿摇篮，地上铺着两张兽皮，正中间有一火堆用来煮饭取暖。孟淑卿说：“这个斜仁柱可以住四人，是完全按着鄂伦春族的工艺制作搭建的，包括缝围子用的都是狗筋线。现在能掌握狗筋线缝制的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了。”

除了斜仁柱，在孟淑卿的家中

还展有祭祀时穿的萨满服、吃饭喝水用的桦树皮用具、捕鱼用的桦树船、打猎穿的兽皮衣和弓箭等一系列鄂伦春族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现在每年到白银纳乡旅游的人络绎不绝。孟淑卿说：“这个斜仁柱可以住四人，是完全按着鄂伦春族的工艺制作搭建的，包括缝围子用的都是狗筋线。现在能掌握狗筋线缝制的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了。”

除了斜仁柱，在孟淑卿的家中还展有祭祀时穿的萨满服、吃饭喝水用的桦树皮用具、捕鱼用的桦树船、打猎穿的兽皮衣和弓箭等一系列鄂伦春族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现在每年到白银纳乡旅游的人络绎不绝。孟淑卿说：“这个斜仁柱可以住四人，是完全按着鄂伦春族的工艺制作搭建的，包括缝围子用的都是狗筋线。现在能掌握狗筋线缝制的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了。”

除了斜仁柱，在孟淑卿的家中还展有祭祀时穿的萨满服、吃饭喝水用的桦树皮用具、捕鱼用的桦树船、打猎穿的兽皮衣和弓箭等一系列鄂伦春族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现在每年到白银纳乡旅游的人络绎不绝。孟淑卿说：“这个斜仁柱可以住四人，是完全按着鄂伦春族的工艺制作搭建的，包括缝围子用的都是狗筋线。现在能掌握狗筋线缝制的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了。”

视频上网 鄂伦春奶奶成网红

“粉丝三万，最高点赞60万。”关爱民拿着手机给香港文汇报记者看，一位政府官员到家里看望孟淑卿，说他把孟淑卿的视频发网上了，点击量很高，让她自己尝试一下。网友们看到孟淑卿的视频，对鄂伦春族特别是对这位曾在森林里长大的老奶奶非常感兴趣。网友在祝福老奶奶的同时，也提出了很多关于鄂伦春的问题，“那么冷的天气怎么还在外面住？”“白银纳是很有钱的意思吗？”“有机会有一定去那里看看。”

孟淑卿的网名是鄂伦春阿大，

阿大是鄂伦春语奶奶的意思。“没想到网上有这么多人关心我，喜欢鄂伦春族。”孟淑卿说：“网友们在网上给我留言，我让女儿帮我回覆，她们说的话开始我每一条都回覆，后来实在太多了，回覆不过来了。”

除了接待网友，很多大学生也来到这。孟淑卿说：“他们都来找我了解鄂伦春的事情，我非常愿意给他们讲，有时候一讲就是一整天。”一位韩国人听了孟淑卿讲的故事后说：“在这样极寒的天气下还能生存，你们真是一个机智勇敢的民族。”